

婚礼还有4个月,新郎“跑了”;怀孕期间,新郎更是“跑”到了国外 岁月深处,你为他拂去征尘

1981年出生的章建是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一大队(江湖俗称“飞虎队”)成员、我市反恐攻坚的专业力量“蓝鲨突击队”的成员。他长期奋战在防暴处突工作第一线,因表现突出,曾荣立个人一等功、二等功、三等功各1次,并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。

不过,这回我们要说的不是章建,而是他“背后的女人”,妻子江益。

说是“背后的女人”,还真是委屈江益了。人家自己就是“棒棒哒”:在银行业谋职,还是单位的领导;怀孕期间,还努力攻读了硕士研究生;虽然是四周岁孩子的妈,颜值还是很高的。

作为警嫂,江益遇到的困难和以前的警嫂是一样的;作为年轻一代,她选择解决困难的方式是不同的。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,主流社会中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三件事,江益又是如何见招拆招的?

贤妻江益在家务上也是一把好手。



幸福的一家

岁月深处

你为他拂去征尘
拂去夜色的薄,星光的冷
这么多年
你放下青春,放下诗
把自己点燃,大朵地燃烧
用一缕缕炊烟
哺育清风,就像海
用一片片蔚蓝
包容杂质和漩涡
你不断地被燃尽
可那有什么关系呢
……
那么多的长夜星河流转
当他行走,你便跟随
当他伫足,你便守望
没有花前月下,你只有这一盏烛光
在他的身后
你照着万家灯火的耐眠
照着艰辛,照着爱
照着——一个警察的灵魂

2008年5月 恋爱进行时

2008年5月12日,四川发生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。当天晚上,章建被单位临时召回,次日凌晨就登上了飞往四川抗震救灾的专机。

抵达成都双流机场,已经是5月13日凌晨。他给江益发了条短信。

时隔7年,夫妻俩都不记得短信的内容,却都记得江益的回复中说了一个“啊”,带有几分诧异。

就在5月12日晚上,两人吃晚饭还聊到地震。谁也没想到千里之外的地震会一下就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。

江益说,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开始,她就做好了章建随时随地要出任务的心理准备,但从来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异地救援的情况。

灾区的信号不好,接下来的日子,两人极少联系。

“担心是肯定的。”江益说,幸好这是一个资讯发达的年代,前方陆续有照片传回来,发到网上。江益有空就会去看照片,找章建的身影。

偏偏章建总是喜欢躲着镜头。

“可能当时仍处于恋爱阶段,那种依赖感不如结婚之后来得强烈。”江益说。

作为后勤保障组成员,章建在灾区主要负责运送口粮和物资。

5月16日,又是一个里氏6级的余震,当时章建负重50多公斤的物资,在损毁的山路上攀爬了近5个小时,刚搭上当地群众驾驶的农用车。

路面瞬间扭曲,行驶的车辆失去平衡,巨大的惯性把章建向前甩出四五米远。山上的碎石不断往下滚,装有物资的车辆向一侧的岷江滑去……章建当时来不及多想,一边叫群众向开阔处跑,一边用碎石卡住车轮。

章建前前后后在四川一待就是3个多月,这样惊心动魄的瞬间有不少,可江益每次都是从别人嘴里、从新闻报道里得知,章建自己极少主动提及。

“一方面是怕我担心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有过约定:下班回家就尽量少说工作上的事,尽量把工作和生活分开。”江益说。

2009年7月 距婚礼仅4个月

2009年6月,章建和江益刚刚拍完婚纱照。

和2008年一样,当年7月,章建临时被派往新疆参与维稳工作。

此时,距离预定的婚期仅4个月。选酒店、订婚宴、筹备婚庆……4个月对筹备一场婚礼来说,并不算长。

江益一开始并没有感到慌张,“可能过十天半个月就回来了。”

婚礼的筹备不能停。选酒店、订婚宴,别人也会问起新郎,一听是在援疆维稳,总会流露出崇拜的神情。江益也只是笑笑,“要说内心没有一丝悬念,是不可能的,但筹备婚礼的确也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事。”

每次和章建通电话时,江益总会问一句:“啥时候回来?”一开始,章建的回答是“不知道”;到后来,江益开始着急了,再问,不由自主带了哭腔,章建也急,把回答改成“快了、快了”。

事实上,章建当时心里也没底,到底能不能及时回来参加婚礼。

江益印象很深的是,章建在婚礼上要穿的西服是定做的,如果他回来晚,连做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“我们当时也考虑过推迟婚礼。”眼看时间一天天逼近,江益和章建好好谈了谈。

江益说了,生活不是偶像剧,当时有一部分喜帖已经送出去了,总不能真的等到婚礼当天,再随便打个电话说取消,结婚是两个人的事。

2009年10月27日,章建返回宁波。此时,距离他们的婚礼,仅11天。

蜜月回来当天,章建回单位做返岗的准备工作,看到了招募赴利比亚维和民警的消息。他当即给江益打了电话:“我想去维和。”

江益当即就同意了。她说,去维和,是章建的一个梦想。她还说,她也想去。

接下来就是长达半年的培训和层层选拔。章建说,当时对他来说,难度最大的是英语。江益记得,那段时间,每天早上5点钟,章建就会起床跑到阳台上去念英语,一天不落。在她看来,还有什么比能执着追求并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更值得依靠的?

皇天不负有心人,章建顺利通过选拔。其间,他在河北廊坊进行培训时,在海地维和的一名警察牺牲,当时章建还被派到北京去接这名同行的遗体回来。

这件事,江益是知道的,这也是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危险。不过,夫妻俩彼此从来没有交流过这件事。

开弓没有回头箭,两个人都懂。

2010年6月 准备升级为人父母

就在章建离家的第二天,江益发现自己怀孕了。“有计划要宝宝,但没想到来得那么突然。”当时的江益很开心,“压根没意识到之后会遇到那么多困难。”

章建是在抵达利比亚后得知这个消息的,“很激动”,他请一起去的同行喝了啤酒。刚开始,章建在利比亚的生活过得并不顺遂。因为是民事警察,在当地的衣食住行都要自己解决。

“租了一个很破旧的房子,真的是老鼠满地跑,

而且人住当晚,就有住在隔壁的人被偷了。”

出发前,每个维和人员有100公斤的配重,“方便面是一箱一箱的带。”与章建相比,江益在宁波的日子也并不好过。而这点章建可能是无法体会的。

在怀孕快两个月时,江益去医院做检查,医生说胎儿的情况很不好,甚至建议流产。“当时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。”江益说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,江益开始了漫长的保胎路。她说,没有丈夫陪在身边,她倒没啥感觉,最烦心的是医院离家远,每次打车都特别不方便,而且车晃得厉害,经常是一下车就吐。

可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,江益还念完了硕士研究生。

而千里之外的章建对妻子的思念却未曾停歇。有空的时候,他会去附近的海滩走走,看着夕阳西下,不由想起和妻子的蜜月时光。

距离孩子预产期之前15天,章建终于休假回国了。这个假期来得不容易,他连续工作100多天,把所有的休息日攒在一起,换回了24天假期,除去路上6天往返时间,在家只能待18天。而在这18天里,他不仅要迎接孩子的出生,还要帮孩子搞定诸如取名、上户口之类的事。

章建返回利比亚的机票是提前订好的。为了不耽误行程,尽管当时孩子尚未入盆,江益还是决定剖腹产。她说,一般产妇产前大概只要40分钟,她硬生生剖了两个半小时,才把孩子生下来。

“我是个很怕痛的人,但经此一役,其他痛还真不算什么。”

江益生完孩子后,章建就主动抢了月嫂的活,病房里陪护的躺椅就只有五六公分宽,江益在医院住了7天,魁梧的他就挤在这躺椅上睡了7晚,他还把在利比亚的警戒功夫用到了病房里,他在床边放了个罐子,一旦半夜有人推门进来,他就能第一时间查看。

夫妻之道:

四川抗震救灾、新疆援疆维稳、利比亚维和……章建的脚步从未停止。2013年他赴昆明参加国外顶级特种部队“阿尔法”教官的地狱式训练,一去就是20多天;2014年参加全国警务实战教官比武,又是3个月,这还不算平时零零星星的比赛和任务。

可能很多人会想:章建那么忙,江益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,她一定有满腔怨念的。江益并不这么认为。她说,夫妻间是不应该计较得失的,而是要互相支持,对对方的付出心怀感激。

也有章建为江益付出的时候。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,江益平时的工作非常忙碌,在采访过程中,电话不时响起,都是工作上的事。

“只要章建在宁波,生活上的很多琐事都是他承担的,从无怨言。”江益说。

江益也会在工作中遇到特别忙碌的时候,章建却告诉她,只要她在忙碌中还是能够感受到工作带来开心,无论她多忙,他都愿意接受。

因为工作的关系,章建和江益都是挺理性的人,江益更是评价章建“不会安慰人”,可他的这番话还是让江益感到了浓浓的爱意。

记者 石承承/文 记者 王鹏/摄